

# 特别党员

1939年3月，国民党临汝师管区中学校长杨福堂被聘为各中学的军事教员。这天，他刚从一个学校给学生们讲完军事课走出校门，就被一个人拦住了。杨福堂一见这人，惊喜地问：“健康兄，你啥时回来了？”

那人笑道：“刚回来。”原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共临汝地委统战委员兼武装委员王象乾。王象乾又名王健康，河北省安新县人，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王象乾受党组织委派，到临汝、鲁山一带进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先在鲁山找到旧友王复初，又到临汝找到同是河北省安新县的老朋友杨福堂，依靠这两个人进行地方武装力量组织。王复初是一个进步的国民党员，一贯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杨福堂也是一个拥护共产党主张的国民党基层军官。他的堂兄杨杰是黄埔毕业生，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的上校团长，抗战时在上海阵亡。王象乾曾跟着杨杰打过旧军阀，因此和杨福堂相识相熟。在王复初和杨福堂的帮助下，王象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临汝两处共联络组织了两千多名群众的武装力量。为了让这支武装力量发挥作用，王象乾告别王复初和杨福堂，于1937年12月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党组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指示：把那么多武装力量从蒋管区拉出来，会影响统一战线，不如你们暂时潜伏下去，当战争波及到临汝、鲁山时，再就地起来抗战。王象乾因此于1938年3月，到延安抗大学习。这年8月，延安抗大第一大队的政委胡耀邦指示王象乾：日寇有打过黄河的可能，你可提前毕业，仍回豫西把那部分武装力量掌握起来。日寇一旦过了黄河，你们就可以拉出来就地抗战，到时党组织再派人支援你。你回豫西之后，不要再单打独斗，要首先建立党的组织，掌握这支武装力量，只有通过组织才能真正把这支武装力量掌握起来。

得到胡耀邦的指示，王象乾于1938年10月重回豫西，先在鲁山找到王复初，以救护训练班教员的身份做掩护，进行秘密活动。1939年2月，中共豫西省委书记刘子久派何启光到鲁山和王象乾接上关系，成立中共鲁山县工作委员会，王象乾任书记。一个月后根据形势发展，何启光接到中共豫西省委通知，要成立中共临汝地委，何启光便派王象乾离开鲁山，重返临汝，筹备成立中共

临汝地委和中共临汝县委。这样，王象乾和杨福堂分手将近两年后再次重逢。

王象乾和杨福堂见面后，无法向杨福堂仔细讲述他这两年来经历的事，只是简单说了一句：“这一段时间，我到西安转了一圈。”杨福堂其实早就知道王象乾是共产党的人，但因为王象乾从未和他讲明，他也就不愿领神会，从未多问过。那天见了王象乾，杨福堂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吃饭中间，杨福堂问道：“健康兄，这次到临汝，你准备停留多久？”

王象乾说：“要待的时间长一些。”这时，杨福堂忽然想起来了，说：“健康兄，你走后一个叫雷明的朋友拿着你写的介绍信来找我，说他是洛阳的记者，他给我好多宣传材料，让我分送出去，我看那些材料都是如何抗日的，就通过朋友关系，分送到各个县的团管区师管区了。另外还有，雷明还介绍几个青年到这儿，要我给他们安排工作，我也都把他们安排到各地的学校当了教员。其中一个女的叫芮茵，就在咱临汝县一个小学教书。她是河北邢台人，是咱们的小老乡呀！”

王象乾听后，心里十分感动。杨福堂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雷明确实是介绍到临汝的。当初自己到抗大学习，组织上为了临汝地方那支武装力量和党保持联系，便让雷明到临汝接替自己工作，自己便把他介绍给了杨福堂。杨福堂肯定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了，但他从不挑明，却冒着风险一次次替自己做事，如果不是真正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怎肯如此。况且他在国民党里也有一定身份，所做的这些，没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是做不了的。想到这儿，王象乾忽然想：这样的青年人才，一旦机会成熟，自己一定介绍杨福堂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这个人才收入进步阵营。

想到这儿，王象乾干脆半公开地说：“福堂兄，我这次到临汝，还要依靠您的力量，过几天我有几位朋友也要过来，还请您出面安排一下。”

杨福堂一听，心中明白了八九分，爽朗回答：“凡是您交代的事，我全力以赴。这样，现在咱们临汝有个壮丁大队，明天，你就以军需官的身份去上任，你的朋友若来，我再想办法，你看怎样？”

王象乾点点头，忍不住说：“给你找麻烦啦！”

过了几天，王象乾带了几位朋友找到杨福堂，介绍其中一位朋友说：“这是我的老朋友，叫何启光，想请你给他临时安排个住的地方。”

杨福堂说：“让这位老兄住到我弟弟家里如何？”

那个叫何启光的忙说：“好，好，你弟弟是干啥的？”

杨福堂答道：“他跟着我干，在临汝团管区当中尉，现在在县城玉带街住。”接着又补一句：“你放心，没有事的。”王象乾也说：“他弟弟叫杨才，为人和福堂兄一样，非常正派。”

何启光就这样住在杨才家，秘密开展党的组织工作。

一天，杨才对杨福堂说：“哥，健康昨晚和何启光他们都到杜善行家去了，天快亮时才回来，不知他们在干什么。”杨福堂交代弟弟说：“不该知道的你别操心，只有一条，你必须保证何先生的安全，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杨才走后，杨福堂心想：这几个人必然又在商量事情。杜善行经常到汝阳中学，杨福堂在汝阳中学给学生们上军事课时，见过他几次，他猜想杜善行肯定也是个共产党员。这时有这么个念头，那天杨福堂心里翻腾不已。其实杨福堂不知道，王象乾、何启光他们那晚在杜善行家里，开会成立了中共临汝地委和中共临汝县委，何启光担任中共临汝地委书记，王象乾担任统战委员兼武装委员，贺崇升担任宣传委员，并同时成立了中共临汝县委，何启光同时担任中共临汝县委书记，杜善行担任中共临汝县委统战委员。中共临汝地委工作范围是临汝、鲁山、郟县、伊阳、嵩县、宝丰六个县。那天会议结束，王象乾就提出了杨福堂的问题，说：“杨福堂虽然是国民党的基层军官，但他为人正派，赞成共产党，这几年为我们的工作做了不少事，恐怕他早就明白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没有说破，证明他做事稳妥。我看不如早点发展他入党，这样再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何启光说：“象乾同志说的有道理，从我这段时间与他接触看，这人的确为人正派。机会合适，可以对他公开说明，看他是何态度。”

谁知没等王象乾开口，第二天杨福堂和他一起从壮丁大队办事出来时，就问王象乾说：“健康兄，你看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参加共产党？”

王象乾一愣，回头看 he 认真的样子，也不好再含糊了，直接说：“福堂兄，你真愿意参加共产党，我可以介绍你。但是，你为什么非要参加共产党呢？”

杨福堂深有感触地说：“其实我早就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强了。”

王象乾故意问：“怎么强了？”

杨福堂说：“早在1927年，蒋介石残杀共产党员，我就认为蒋介石和袁世凯一样，是个忘恩负义之人。辛亥革命时，

孙中山先生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但袁世凯一当上总统，就和国民党分手，屠杀国民党人。其实没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袁世凯能推翻满清吗？北伐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多少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殊死斗争，如果没有共产党加入北伐，仅凭他蒋介石能打败军阀吗？我更佩服的是，共产党经历长途行军到陕西安营扎寨，摒弃前嫌，与国民党一起抗日，如果没有为国为民的想法，共产党怎肯与残杀自己的对头蒋介石握手言和呢！再加上国民党内部官员贪污腐败，欺压贫苦老百姓，我早就讨厌这样的黑暗政府。之所以还穿着他们的衣服，也不过是混口饭吃，我今年也三十出头了，如果再混下去，实在枉为人生。如今我明白了，只有加入共产党，才不愧做一个时代的青年人。”

杨福堂说得慷慨激昂，王象乾听得热血沸腾。但是他还是追问了一句：“参加共产党，你不怕死吗？”

王象乾高兴地说：“福堂兄，我就是个共产党员。不瞒你说，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参加共产党了。但后来四处奔波，共产党员到处被国民党政府追杀，我原先所在的党组织被破坏，我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一直做党的工作。去年，我到延安抗大学习，重新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今晚你在家待着，我和何启光一起，介绍你加入共产党。”

王象乾激动地点点头。那天夜里，杨福堂在自己家里，由王象乾、何启光主持了他的入党宣誓仪式。

宣誓完毕，杨福堂心情舒畅，激动地说：“我盼望已久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健康兄，你记得不，早在一年前，当时雷明让我在学校接触学生，了解进步青年，推荐他们去抗大学习。那时，我就向雷明提出，我也要到延安抗大学习。但雷明当时对我说：‘你还不能去，你懂军事，将来我们准备建立伏牛山游击区，到那时你可以当游击司令了，让王象乾当你的政委。’你知道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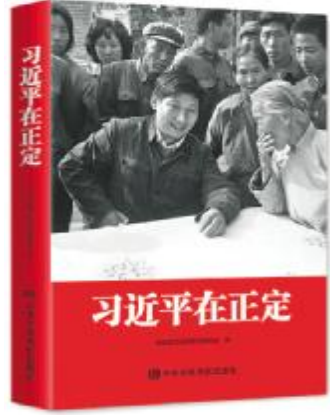
王象乾笑道：“这就是我的主意，虽然当时我不在临汝，但雷明把你的事都给我讲过。”

这时，何启光说：“福堂同志，你今后的身份不能公开，党的组织生活也不能参加，今后仍然与王象乾同志单线联系，是个特别党员。”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版的《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一书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凝

·连载·



(上接第2924期)

我就很注重招聘高水平的教练。没有好的教练是不行的。有了高水平教练，才能培养出高水平运动员。我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成红光，原来在日本国家青年队当教练；还有一个是张树杉，在上海七宝重点中学担任乒乓球队教练。我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把他们俩招回来了，现在他们都在基地当教练。这就是我跟习总书记学的，一定要注重招聘优秀人才。

还有就是要切实关心人才，关心同事和职工，这样才能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习总书记给王素梅涨工资的事，让我很感动，这也极大调动了教练们的工作热情。

现在我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在电视上看到习总书记，我都感到很亲切，他的那些理念、想法和作风对我做好本职工作帮助很大，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采访组：张新立同志，您好！请您谈谈当年在正定筹办春光电器设备厂的起因。

张新立：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正定县广播站工作。那时我是个科技爱好者，平时喜欢钻研一些无线电技术，搞一些技术革新和改造。习总书记在正定时，经济环境、政策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人们思想更活跃了，县里也更支持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了。我因为在广播站一直转不成正式职工，干得也不是很顺心，后来就干脆出来，于1983年开办了春光电器厂。这个厂生产一些电器元件，同时也由我主导研制一种新型舞台灯光设备。这套设备在当时国内舞台灯光领域属于比较领先的产品，可以根据舞台音乐的变化自动识别音调，给舞台投放各种灯光色彩，渲染舞台氛围的效果很好。

1984年，我把这种设备研制成功了，在省科委立了项。那个时候，习总书记正任的正定县，非常重视人才，重视科技成果，重视新产品研发，他本人对这个领域发生的事情特别敏感。有位同志就把我们厂的事汇报给习总书记，他马上就到我们厂来视察，并且认真看了我们这套设备的演示效果。看过之后，他非常高兴，主动问我们厂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支持。从那次以后，习总书记多次来我们厂视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习总书记这几次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很低调，很接地气。我们看他穿的衣服，看他讲话时亲切和蔼的态度，觉得他就和我们老百姓一样。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他是北京来的，而且在大机关里工作过，谁也不会想到这些。

(未完待续)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晒金滩

很久以前，汝河南岸经常有一个小伙子肩挑瓷器担儿，沿街叫卖。小伙子叫申生，他原是山西人，五岁时，他爹得病死了。十岁那年，他娘被一个财主糟蹋后，含恨投河自尽。刚刚懂事的小申生，一怒之下，烧了那家财主的房屋，只身逃到了老汝州，被严和店瓷窑上的穷工友们发现了，大伙儿可怜这个孤儿，凑了一点钱，替他买了一担瓷器，让他挑着叫卖。虽说每天累得难受，可也能吃上一顿饱饭了。一晃十年过去了，申生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

一天，申生听说汝州城内瓷器卖得快，就想去凑个热闹。这天他早早起来，挑了一担200多斤的花边碗儿，往汝州赶去。他翻过大山，穿过虎狼爬岭，日头升到树梢高时，到了汝河边。过了河马上就到城里了，申生放下挑儿，擦了把汗，躺在一块大石头上，口中直喘粗气。由于起得太早，再加上挑着重担赶了近二十里，申生躺下去不一会儿便呼呼地睡着了。

睡梦中，申生觉得有人叫他，睁眼一看，见是一位手拄拐杖的白胡子老头儿。申生忙说：“老人家，您要买碗？”“是呀！”申生听了高兴地说：“您要买，就只管挑吧！”老人听了，举起拐杖，不客气地在担子里乱敲起来。过了一会，老人嘿嘿一笑，说：“孩子，你这瓷碗儿我全要了！你把它挑到河那边我家里。价钱嘛，我决不让你吃亏！”

申生二话没说，挑起担子大踏步地下了河滩。忽然一脚踩住一块光滑的鹅卵石，止不住一个趔趄，只听“哗啦”一声，一挑子花碗儿全摔在河滩上。申生忙爬起来一看，一下子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伤心地哭着说：“这可连老本也搭里啦！往后我可咋办呢？”

见申生难过的样子，白胡子老头捋了捋白胡子，爽朗地笑着说：“憨孩子，哭啥呢？男子有泪不轻弹，你今天来到我这晒金滩上，还愁啥？”

申生以为老人在开玩笑，就慢慢地站起来，望着老人发起愣来。只见老人用手往沙滩上一指，霎时，整个河滩里的鹅卵石、沙子和碎碗片儿，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子。老人慈祥地说：“孩子，这里全是金子，你只管拿吧，都是你的！”

此时，申生才如梦方醒，犹豫了半天，才弯腰捡了一粒扣子大的金子，挑起空担子就要走。老人忙拦住他，问：“恁些金子，为啥只拿一点点呢？”申生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就这，您老已帮了我的大忙了。”老头儿满意地笑了。随后，老人又悄悄告诉申生：“孩子，往后有啥难处，就到你刚才睡觉的大石头上，拍三下，喊三声‘晒金爷爷’，我就会来帮你的！”说罢，老人转身不见了。

申生到家后，用那块金子，买了一头大黄牛，又盖了三间气派的大瓦房，还娶了个漂亮的好媳妇，过上了好日子。

汝瓷窑上的窑主，是个心狠毒辣、贪而无厌的家伙。见申生突然富了，心里很奇怪。为弄个水落石出，就一步三晃地来到申生家，变着法子套申生的实话。诚实人从来不会拐弯抹角，经不住窑主的连诘带骗，申生很快就把汝河滩上遇到的事说个一清二楚。

窑主听了，心里高兴得无法说。回到窑上，马上让人装了一车上等瓷器，又硬逼一个工友脱下又脏又破的衣服。他穿上后，赶上车子，一溜烟儿往晒金滩奔去。见到那块大石头，老家伙忙坐下来假装打呼噜。过了一会，他从指缝里见白胡子老头儿来了，忙爬起来说：“老人家，买瓷器吧！嘿嘿，只要给钱，我就把这车上好的瓷器送到您家里！”说着，也不等老人答话，就赶上车进了河滩。只见车轮一歪，“咣”一声，马车变成了底朝天，一车瓷器摔得粉碎。

老家伙像死了亲娘老子似的，坐在车子边拍着大腿干号道：“这真是了我的老命呀！往后我可咋办呀？”白胡子老人厌恶地说：“别装哭了，爬起来装金子吧！”老家伙一听，睁开眼一看，“哎呀！”整个河滩都是金子。老家伙像猫惊尸一样蹦起来，大把大把地往怀里抓起金子来，抓着抓着，突然觉得身子往下一沉，金子已埋到了胸口处。他急得大声喊叫：“晒金爷爷，快拉我出来拾金子呀！”可整个河滩上竟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伙就闷死在了金子堆里了。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 中共临汝抗日县政府第一任县长——党峰

□ 李翔宇 李晓娜

党峰(1919—2015)，又名党峻峰，1919年生，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人，1939年12月参加革命，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0月，任中共临汝县委书记兼临汝抗日县政府县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奋起抗日。当时正在开封高中读书的党峰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12月，党峰在学校地下党员海鉴等同志的帮助下离开学校，长途跋涉到达延安，1940年3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8月，皮定均、徐子荣奉命组成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并抽调河南籍干部组成干部大队，南渡黄河，深入敌后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党峰加入干部大队后任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9月，皮、徐支队解放临汝县的大峪店地区，决定成立中共临汝县委员会和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党峰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1945年3月，在党峰的精心组织下，大峪店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发展到500多人，正式成立了临汝县抗日

独立团，党峰任团长兼政委。

抗日政府建立以后，地主、土匪和各方实力武装接踵而来，对大峪店根据地威胁很大。党峰认真组织，严密部署，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经过艰苦的工作，争取了一部分地方实力派抗日，扩大了抗日力量。

田云是登封县送表人，曾出任过国民党固始县县长。送表是临汝至登封的必经之地，当时大峪的王沟村是河南军区机关所在地，箕山专区及各县领导也经常往返路过送表，专区领导指示党峰想尽一切办法，打通道路，确保过往安全。接到上级指示后，党峰多次做田云的工作。经过交涉，党峰和独立团副团长陈其双又到田云家里，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和意义，使田云保持了中立。此后，田云帮助八路军购买军粮，送军鞋、子弹等，为抗日斗争做了一些好事。

席子猷原为国民党禹县县长。日寇侵占禹县后，席子猷团身一变成日伪维持会会长、保安团团长，有2000余人，是一个坚决与共产党为敌、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主力部队根据上级指示从密县返回。在县、区武装配合下，皮、徐支队于1945年1月和2月份进入

禹县境内，拔掉了席子猷的几个据点，把敌人挤到上、下官寺一带。党峰遵照上级指示带领县独立团、区干部大队以及民兵，把守交通要道，阻敌增援，还动员群众抬担架、运粮草，做好支前和后勤保障工作。经过20多天的围攻，终于打下了上、下官寺，歼灭了席子猷保安团。

党峰注重密切联系群众，总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了广大群众的知心好友。在抗日政府的广泛发动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越来越高，出现了贫苦农民送子参军、做军鞋、运粮草、抬担架，支援前线作战的动人景象。

1944年冬，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按照上级指示，借国民党发布的倒地布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倒地运动。在倒地运动中，党峰带领工作队深入各村，发动群众，宣传政策，摸底排队，划清界限，就地裁决，使倒地运动顺利进行。一次，党峰到马鞍驼村检查倒地地工作时，发现买地户何金立拒拒倒地，并掂着手枪扬言“非杀掉农会主席何社”。党峰当即对何金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命令其立即交出土地，但何金立拒不执行。根据何金立破坏倒地运动、

勾结敌人破坏抗日的罪行，党峰当场批准逮捕何金立，并将其所买土地无偿退给农民。同时，根据何金立的恶行和群众的要求，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何金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皮、徐支队奉命撤离豫西，党峰也随之南下。1946年7月，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共豫、皖、苏区委员会，从皮、徐支队中抽调干部，组成豫皖苏干部大队，党峰任大队长、党总支书记，到豫东解放区开展工作。

1947年1月，柘城县城解放，党峰任县委书记，同年10月调任太康县委书记，1950年6月调任淮阳地委委员，1951年6月任郑州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1954年10月调任中南局城工部第一处处长，1959年9月任江西省赣南区委员会常委、工交部部长，1962年2月任江西省委生产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10月任江西省人防办公室副主任、党组书记，1985年任江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2015年8月31日，党峰在南昌逝世，享年96岁。